

青春无处藏身

qingchunwuchucangshen

阮磊 著

青春
阅读
珍藏
小说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q

i

n

g

c

h

u

n

w

u

c

h

u

c

a

n

g

s

h

e

n

青春无处藏身

qingchunwuchucangshen

阮磊 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无处藏身/阮磊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2

ISBN 978 - 7 - 5360 - 4901 - 7

I. 青... II. 阮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. 3849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7406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谓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装帧设计: 罗子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.625 1 插页

字 数 18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引 子

亲爱的，别这么引诱我。我真不愿意离开人间。

纵然有一天，我会追随你远去。可是现在，请祝福我好好地生活吧！我对尘世还执迷不悟，我对人间还流连忘返，什么天堂，什么自由，我连欲望都没有实现，你为何还乐此不疲地对我说：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

别问我为什么还不醒悟。亲爱的，我应该怎么对你说呢？或许你也知道，活着就是受罪，为此，你何必再加重我的苦难。

等我吧，我会来的，肯定会去的。

我想要安逸的所有，无忧无虑地生存和安眠。倘若天堂和地狱真有如此之处，我何苦还执著努力人间。生命中的烦劳，在我的时间里滋生蔓延，我等不到夏花之灿烂，也做不到秋叶之静美。我找不出过活的价值，也寻不出好死的理由。我怎敢还这样有畏无知地活着，无知困惑地老去。我倘想着，若我死去的时候，肯定会验证一句话：他活着的时候，只是活着。他死去的时候，也只是作为死去。

亲爱的，你为何总是骗我？你说天堂有永远的自由，可是我望着天的时候，天在下雨，倾盆大雨，泪流满面。

生命在我呼吸的空气里飞着，没有长度，不知重量，有形的存在，无形的淹没，甚至不能留在身边。我们沿着前人走过的路，东张西望；做前人做过的事，坐立不安；想前人想过没有说出口，没有敢开口，或者开口了还未动手去做的事情，我们快乐，才觉得是活生生地存在着。每当此时，我便总会诵读自我的名言：生命不是现在，那是何时？生命如果是现在，我又何苦活着！

可是亲爱的，你为何又如此残酷。你留下我在人世间挣扎，让我活在对你的记忆里。你把我的灵魂也带走了，我的心里好空虚。我不停地呼唤着，等待有人能来，可总是靠不了岸，你把我滞留于对你无尽的思念里。我痛苦，你明白吗？

对我好点儿，再好一点儿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请疼我一点儿，再抱我一会儿，因为我实在没办法把你忘记。

燕子死了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她的离去使我陷入了稀里糊涂、困惑空虚的状态中。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的我，有一种疲于奔命，不知所措，百无聊赖的感觉，随着这种感觉的日益巩固，我的思想也变得混乱不堪，这使我觉得离开人间或者继续过活差别不大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再担心我何时会支离破碎，痛苦而死；也不期望我还可以春风满面，得意而生。我发现我已经无可救药，但是我仍然在幻想着，不停地幻想着那个能够安慰我无聊生命的灵魂伴侣的出现。我希望她能闯进我的生活，她会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避开这人世的烦劳，或者，她可以使我孤单疲倦的心热闹起来，可惜的是，这个完美的女人在我一天又一天的焦急等待中死于非命。

我期待，我奢望，我祈祷，然而无济于事，事实是，燕子再也听不到我的呼唤了，再也看不到我的痛苦了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
我空降于这个拥挤、狭小的山城里。搞不明白上帝为什么把我安排在秀君的肚子中，而秀君却恰恰生在这个看不到“江山如此多娇”的破地方。把我美丽少年淹没的孔府高墙后

面，有一条清澈细流，汇聚一潭，刚能淹没我们发育趋向成熟的“小巧玲珑”。市长的儿子叶冒，同班的土豆，他们个个水性了得，无师自通。我从没见过小城的女人游泳，常常为自己是标准的素食动物，为自己没能和N多个艺术家一起领略人体艺术而大为伤怀。我喜欢在有月亮的晚上，和燕子并肩躺在这里的草地上，瞧月亮的漫步，听溪水的歌唱，窥微风与小草的爱恋。在这里我们无忧无虑地设想我们的未来，激情地演讲、自由地舞蹈，接受成功的祝贺与掌声，设想自己成为明星、作家或者大大老板。在我们自己的城堡里手持无形刀具，幻想、格杀、莫名自乐。

在燕子离开我多日以后，我耐不住空虚，或者说是男人的劣根性使然，我又怦然心动偷偷地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儿。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如今喜欢上一个人是不需要问清楚名字的。事实上，女人若能嫁给我更多的是她们的荣幸。因为我家很有钱，住别墅，有三四部豪华车，四五家公司，还有一个全城最大的超市，最好的娱乐城。我们的家族要权有权，要钱有钱。而且我确定这一切都是我的，因为无论如何，我爸还没有把这一切献给国家献给党的思想觉悟。我喜欢上了她，而且绝对要占有，不然我就会痛苦，同时我也会让她分担我的痛苦。哲人说：两个人分享一个痛苦，好过一个人独享，我信奉如同对待真理。其实我喜欢所有漂亮的女孩，但生活在这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，不是所有漂亮的女孩子都可以归为己有的。因此，我在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同时，也在为女人的容颜易老暗自伤心。

那天我百无聊赖，糊里糊涂地晃到了皇冠歌舞厅的门前。刚将车停当，立刻就冲来了几个女人。真的，只能用“冲”

来形容。现在的很多女人是看到财神就会喜形于色、争先恐后且扑面而来。

柳叶眉看到那几个女人围着我打转，连忙过来解围：“都给我滚远点儿，这是老板的儿子，你们也敢上吗？”说着露出一笑，专业之内极其有诱惑力的妩媚之笑。

“今天晚上想干嘛呀？”

“我想现场直播。”

“了不得，小心你们家的财神爷知道了！”

“我们家老头子呀，哼哼，只是会影响心情撼动感官，如此而已！”我最讨厌被压迫，除了做爱时被女人压在身下。当然，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压而不服，出其不意地反击。

“真想了呀，毛长齐了吗？”她伸手捏我下面，被我挡住。

“哎！下流了吧，明显地勾引社会主义接班人失足。”

“什么话呀，我助人为乐，我有错吗？”她理直气壮，表现得特雷锋。

“我蹦会儿就回去。”

“那你就自己玩儿吧，我还真没时间陪你这个大少爷。”她伸出手非礼我的面部，然后抖动着全身可以颤抖之处转身而去。

头重脚轻地踱出皇冠，抬头望月，月亮还是一个。街上七零八落的灯火朦朦胧胧，阵阵无头无序的风无所需无孔不入无影无踪地洋洋得意，耳朵跑进 CD 传来的不知名的打击乐，让人听得不意马心猿也会黯然消沉。

每每喝高之后我总是会浮想联翩，在红男绿女的刺激下想入非非变成了习惯。记得第一次和燕子颠鸾倒凤的时候，是被她抱在怀里，当宠物一样舔。我觉得自己被舔得春心荡漾，春

情澎湃，舔得我感觉全身都长毛了一样，于是，在春色撩人春光明媚的情况下，春回大地了。就这样，我勇敢而迅速地变成了男人，摆脱了启蒙性教育的年代。

这之后的某一天她从师范学院打电话来说肚子痛，可能是怀孕了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惊恐万分，甚至想坐火车逃跑。可喜的是我骑着摩托车带她到一个镇医院检查后，结论是“先天性不育症”。回家的路上，实在很开心，那时在想以后和她上床的时候就再也不必担心后顾之忧了！她却一路泪如雨下。此后，燕子可能受到了不育消息的刺激变得抑郁忧伤。

我的19岁没过几天，燕子就去世了。她去世的小道消息听说是因为手淫过度，但是据我不完全统计，她的性欲还不至于如此强烈。最后等到报上登出了《师范调查内幕》后我们才得知，燕子是死于安眠药食用过量。师范大学校长的解释是：“精神压力大，家庭关怀少，疏远同伴所致……”

燕子就这样走了，在无知或者有知的情况下一张口成千古恨，稀里糊涂地离开了我，永远地离开了我，甚至连打个招呼都忘了。

事实上，在我的成长岁月里，燕子一直都温暖着我。燕子在我的思念里、记忆里、身体里、鲜艳又清晰，明亮地招摇，甚至在消失后也没有淡去。

燕子，真对不起，我没有自杀的勇气，但并不是说，我不爱你。在我成长的岁月里，你比别人都重要。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玩伴，不仅仅因为你给了我爱怜，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不仅仅因为我们像兄弟姐妹，不仅仅如此。你给我的那些温暖我说不出来，你给我的那些爱怜我也没办法表达，我们之间的情谊浓浓，就像你说的，你看着我，就知道我眼睛里有你。我眼睛里有你，是因为你在我的心里，我的心

里有你是因为我喜欢你，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会永远、永远地
爱护你。

然而永远不遥远，或者诺言是谎言！

那天中午下课后，我站在阳台上，望着争先恐后奔向学校食堂的学生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。突然，我朝思暮想的那位无名女生映入眼帘，刹那间心中涌上一段词来：“锈秀芙蓉面，浅步姗姗去，眼波才动被人猜。风情深有韵，气质寄幽怀。”我背单词或公式是如何也记不住的，我学骂人或海誓山盟的话两遍就难忘。

“上她，老大，你一定要上她！”叶冒手指用力前戳。

“这样子到底是你要上还是我要上呀？”

“当然是你呀！”叶冒脸上跑出一堆诧异。

“那你激动啥？”

“靠，你还真行！不过说真的，你觉得她是不是太像燕子了？”

“真扫兴！”我瞅了他一眼，转身而去。

随便打了点饭菜，心旷神怡地朝那个梦中女孩儿走去的时候，一位男同学笑容满面地坐到了她的对面。我将盘子放到桌子上的时候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抬头看我，然后又同时低下头，男同学站起来端着盘子面无表情地走开了。

“你这人为什么这么猖狂？”她坚硬地抬起头，深刻地白

我一眼。

“我赶他走了吗？谁让他自己坐不住。”

“狐假虎威，小人得志，鼠目寸光，一个社会渣子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说完又特意挖了我一眼，将大勺米饭入口。她吃饭的时候很难看，小嘴大口包得满满的。

我愣住了，一时无言以对：“如果——”

“如果换个男人你就会打死我是吗？现在你就当我是男人来试试吧。”她昂首挺胸气宇轩昂显得特英勇。

我感受到了所谓的哑巴吃黄连的无奈，体会到自己成为众矢之的的滋味。不过她说的非常正确，如果换成了男人，我也不敢打死她。我这人打人有三个原则：打得过的就打，帮手多的时候就打，我知道他不敢打我的我就打他。

“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碍你什么事儿。”她完全不把我虔诚虚心的态度放在眼里。这多少也算是个礼貌用语吧，她怎么就没有学到肚子里面去呢？

“你叫母老虎是吧？”我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术。

她鼻孔出冷笑，端起盘子欲走。我伸手拉住她，不知为何要拉，茫然无知地冲动。

“混蛋，流氓，无赖。放开我！”她满脸通红确已恼羞成怒。

“我偏不放，我就不放，有本事你就嚷呀！”

她狠狠地盯着我，突然发出了白痴式的尖叫。我犹如惊弓之鸟，慌张之下混乱地松开了她的手。政教处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的面前，圆睁大四眼，像看肉食动物。

“干什么，表演呀！”政教主任铁青着脸，背着双手做出

颇有威望之态。

“三八，这次我真的给足你面子！”我还没对她讲完，她就趁我不备一掌打来，我感觉脸上着火似的热，众目睽睽之下让我很是难堪。

“我不需要你给我面子，你当你是谁呀！”她冲我歇斯底里地尖叫。

我一肚子愤怒，全身心颤抖，咬牙切齿失去理智。

“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？”主任激奋之下抢出一语。其实这四眼说话也挺可爱的，你这样表白不就自我否定了你不是个东西吗？否定句型你是怎么学的，真是！

“你是谁我真不认识。”我瞧他这么傻 B 于是就用肯定句型回答他。

“韩龙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给你脸你不要脸，瞧你那熊样儿！”说完抖出一掌压到我的胸膛上。

我望了望满脸通红的女孩儿，她的楚楚动人早已烟消云散，我一巴掌挥了过去，“他妈的，我叫你三八！”

谁知政教处主任非常不知轻重地又发我一掌，而且口中念念有词其声嗡嗡不绝于耳。我怎能容他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便一记“黑虎掏心”肚子上正着，接着又一拳“飞火流星”直奔其面门，又随之一记“腿中铁腿”朝他胸膛飞去，政教处主任威严的身躯扑咚倒地，其状惨不忍睹。我把这五六年练习跆拳道功夫用上，感觉挺好使。同学们像看《终结者》一样，伸长舌头或圆睁两眼，像看外星人入侵一样。我是谁？我是韩龙——韩大老板的儿子，韩氏家族唯一的男儿，我们家有钱有势我怕谁？女孩儿流着泪，咬着嘴唇奔出了食堂，几个同学扶起政教处主任向外走去。

“不想上学了就不上了罢，我是在读书呀，但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，也搞不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学那些根本就用不到的思想政治，几何物理。愈来愈糊涂，不懂要装懂。”叶冒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安慰道。

“上完学做社会主义的栋梁呀！”

“别酸我了，社会主义要我这样的人顶梁早就跑回原始时代了！”

“你爸还等着你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呢，对自己要有信心。”

“真损我是吧，你这人也太不地道了。我爸他哪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呀！他是不做好事，也不做坏事，张嘴说文件，沉默假学习，坐着开大会，长肚子，长资历，长岁数。”

“但是那个女孩子——”

“包在我身上了，你就放心吧，兄弟这些能耐还是有的。”叶冒打断我的话，眯着眼睛笑了起来。

“我不是那意思！”

“哈哈，清高了是吧，那你啥意思？这意思吗？是不是呀？你说，是不是这意思？”他一脸奸笑，手上做出些下流动作。

燕子和叶冒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燕子在人堆里默默无闻，在我们中间却高歌猛进。叶冒是属于小快乐大满足者，不管行动是否成功，先要在嘴皮子上沾光。他是理论的创造者而非理论的实践者。如果说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很大一部分父母的遗传习性的论点确立，那么叶冒的这种习惯当然来源于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是本市的父母官，是光打雷不下雨的一个人。是每天都能在电视里看到他握紧拳头向前冲的身影，但大部分都是心动人未动。叶冒继承了其父亲的大部分优点，比如，他

因为营养过剩，脂肪超标，当仁不让当选为本班的劳动委员，每次劳动你都会看到他汗流浹背，跑前跑后的身影，但是别人的黑裤子都成了白裤子，他的白裤子仍然雪白，白球鞋仍然洁白。每年学校的劳动模范和三好学生一定是他，这是校长向他父亲的一种间接性报告。

燕子的两重性格和她母亲十分相似。她母亲在外人的眼里是一位温柔敦厚、聪明能干的贤妻良母，在家人的眼里又变成一位说一不二，心高气傲，无事找事的主儿。燕子的母亲是我父亲公司的销售部经理，他的父亲是叶冒父亲的秘书，叶冒是我父亲的干儿子，叶冒的父亲和我父亲又属于夫贵妻荣之关系，因此三家礼尚往来相当密切。燕子的母亲默许我和燕子亲密无间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父母曾经指腹为婚，燕子是活生生地出了娘胎，可惜，秀君的肚子是大了后又变小了。燕子一岁半的时候秀君的肚子里重新有了我，关于从前的诺言两家都没有详细说明，因此这样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我头上了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这样美好的愿望因为燕子的不辞而别又一次不了了之。

无所用心又沉闷无聊的学习生活像坐牢一样难受。难受的理由有很多，就如同有些人打青霉素过敏，有些人后天来了抗体。

回头望了望学校，而今终于成了一位所谓“望孔府之门墙而未入于其宫者”的家伙。但让我感慨的是，我今天不上学了，就等于没有了证明。此物首先让别人知道此人在书本中埋头苦干了N年，二是让别人知道此人是埋头苦干过来的，三是此人在埋头苦干中吸取了社会主义教科书的精华，是栋梁

之材。

我知道，学校要开除我是不可能的。大不了弄个虚假的处分，让我爸上交点押金。“这世界假得很，只要有钱或者有权，什么都方便。”我爸对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想改变当时我的幼稚状态，然而现在用在这真是恰当不过了。我实在不愿意在此浪费青春了，再也不愿意过“处若忘，行若遗，俨乎其苦思，茫乎其若迷……”的生活。有时我也挺佩服叶冒的，如果考试不让他翻书，他会大叫这不是素质教育，但他每次把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，仍然不能及格。后来他无比伤心地感叹说：“开卷有益否？开卷无益矣！”他上课绝对准时，情愿趴在课桌上睡觉，也绝不逃学。他说这是继承了他爸的优良传统，不管有没有为人民做事但坚决呆在办公室里跟党走，吹着社会主义凉爽的风，笑看老百姓痛苦的汗，三心二意地听胡锦涛同志的领导。其实叶冒读书的最大原因无非是拿个大学的水货，进个机关，他爸暗中发力，他平步青云。我对他说不如买个真的社会大学的毕业证书，少受点基础教育。他就笑，笑容可掬，一片朦胧。其实我最害怕别人的笑容含苞欲放了。惹得我要用心揣测他到底是要竞相开放还是要含沙射影。而且每次揣测的结果都是对自己智商的严重打击。于此，我只要看到当官的双手往身后一背，用以蒙人耳目，我就忍不住想，他握的到底是拳头，还是张着爪子呢？

这次的事情多少让自己有点懊悔，但是无论如何也寻不出对那女孩儿的气或是我对她的歉意来。但是她的那些举动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，难以忘怀。我已下定了决心不再上学，但是心里却因那女孩子七上八下，似乎还有点隐隐约约的难受。

事过境迁，我回忆昔日的自己，这种重温旧梦似的回忆让我痛苦不堪。我为自己曾经的轻狂无知懊悔不已，那层层叠叠的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昨日之事，烙在脑子里分量沉重，感觉明显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会长大，我们会明白我们曾经的过错和曾经的轻狂，无知以及无畏的无为，我们会悔过自新，我们会改变，我们会一天天地成熟起来。

我们曾经认为一切不好的、不完美的、丑恶的东西都有必要彻底消灭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长大后一定会有能力改变它们，我们常常自以为是，常常。然而事实上，一天天长大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被旧的一切所改变，我们向墨守成规屈服，面对潜规则而低头，活着，我们逃不出这些已经成为习惯的生存法则。

我们是不是背叛了年轻时的自己，是不是因为生活而变成了过活的奴隶？

当我思索着这些的时候，我很苦恼。面对镜子里这个圆滑、撒谎、欺骗、软弱、胆小怕事的成熟起来的我，对于自己的整个生命而言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然而，我非常留恋年轻轻狂无知无畏的自己，对于那些做错的事情我虽然感到不安悔恨，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已失去的自己。我是自我的叛徒，我自相矛盾，理智与情感天天混战。

长大了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当一名优秀的、伟大的什么，我们说得理直气壮，妈妈听到后很高兴，热泪盈眶。我们说得很认真，我们以为长大后我们就会成为那样。但事实上，长大后我们很平凡，那些童年的梦我们想都不敢去想，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，面对渺小我们丧失了渺小的信心。青春万岁，然而青春已失，青春美丽，但是青春已不在。青春万万岁，然而不可抗拒的是它总是一瞬间就烟消云散。我算清楚了，所有的